

解州全志卷之十二

安邑縣

藝文

有夏大夫關公碑

唐張謂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於人心爲虺爲蛇如
豺如虎旣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
匹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
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
知直言之賈禍國蹙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
邀福里污車遠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
成深心藥進苦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

不可掩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舍生卽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勲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行斧鉞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遊耳嗚呼

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
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
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於京師
一覽吳子之文再明關公之義托於匠石勒於碑陰亦
猶公穀作傳之異同韓毛解詩之先後也

弔關龍逢墓賦

歐陽詹

天生彼辛兮用殲覆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
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芥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
麻伊先生之謬謬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
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

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詎虎
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明
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蹇蹇心兢昂昂面折彼炎炎之
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伸懷不貪生而結舌痛
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力不如
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谷
風颼颼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淫淫
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
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禹拜昌言賦

楊 廼

大禹君臨勤求意深苟一言之入耳必載拜以明心蓋以勵華彝形古今所以旨酒盈前莫縱彈絲之響美詞將貢俄聞撼玉之音豈不以詢彼芻蕘防乎驕逸既可大而可久亦無意而無必所以嘉謀方聽當業業以折腰直語纔聆復虔虔而屈膝蓋以廣其所見求其所聞欲使善惡之源自別賢愚之路斯分况乎傳舜之規受堯之命得不固社稷根本察風俗利病是以臣不能諫君兮非曰忠君不能納諫兮非曰聖執至理以垂教採昌言而化人苟有言可佐王道正人倫陶也不得不進禹也不得不遵所以聞妙略以開容拖冕旒而拂地覽

宏謨而致敬低珩珮以鏘身懼溝洫之未通憂禮樂之
將壞以正直爲龜鏡以忠讜爲規戒是以蘊昌言兮不
可不陳聞昌言兮不得不拜遂使共守丕業長光帝基
若魚水相逢之日同雲龍會合之時符郊疇以陳儀固
難比矣望竹宮而設禮何可方之我皇紹九聖之雄圖
舉百王之令典急於求士樂於聞善所以獻昌言之忠
臣必待之台鉉

葡萄酒賦

明王翰

洪武辛酉謁禹廟有以葡萄酒見餉者其甘寒清冽雖
金杵之露玉杵之霜不能過也飲訖頽然而醉覺而西

山雨霽新涼晚生颺茶烟於鬢影漱松風於牙齒於是
命童子執筆書是賦以酬之賦曰有西域先生蔓碩生
者謁安邑主人主人曰何先生質性樸木言腴而體豐
不動而能與人同不言而能爲人容慕先生之風者能
遺千乘之貴味先生之道者可忘萬鍾之隆且支派之
繁衍流澤之不窮者其有自乎西域客起而揖曰昔卯
金氏之五葉好逞兵而四征廣利之師律未戢博望之
使節已行吾皇考時方埋名遁形歿光匿馨何聘帛之
三往竟上供乎西京雖一拔而遽起冀中葉之是榮尙
未忘乎故土嘗含酸而寄情於是覲武皇於未央之殿

因上表而致名也武皇見皇考中碩而外茂氣芳而德醇曰此真席上之珍也或待詔於上林或備問於几筵或與金母之桃同薦或與玉屑之露同蠲東方之謔因吾而逞其技相如之渴賴吾以獲其痊向使武皇能盡用吾皇考之道必不祀竈而求仙也爾後太原之蔓延安邑之蟬聯吾能一說將使百疋之帛可得三品之職遽遷叔達之行以吾而表其孝宋公之賦因我而著其賢予小子誠中原之一枝共大宛之一天者也主人曰出處地望吾旣聞之矣請聞先生之爲道也客曰吾始也好甘言以媚人畜陰冷以發疾愧學道之不醇方發

憤以改習遵麵生之遺法亦禁水而絕粒訝刀圭之入口疑骨脫而生翼其心也湛然若止水其氣也盎然若春色挹之而不污濁引之而不反慝先生向言質性樸木言腴而體豐者實由乎此矣吾能使稜峭者渾淪強暴者藏神戕賊而機變者皆抱璞而含正欲使區宇之人皆從吾於無何有之鄉而爲葛天氏之民也主人曰善哉先生之爲道也於是命僕執席具几百拜定交於先生先生於是啞然而笑欣然而談泛然而挹春江之波湛然若臨秋月之潭嚶九天之珠玉蜚萬壑之烟嵐主人不覺氣和而意適體熏而心酣頽然而就枕不知

明月之在西南覺而使童子之執筆記先生之良醞

重修帝舜廟記

路天亨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先儒趙氏曰
鳴條在安邑之西今西北去吾邑三十里有楊包村村
之北有鳴條岡綿亘百里峻起窿然岡之首故有虞舜
廟在焉規模宏大制度嚴正有殿有寢有樓有門樓之
南有大塚故老相傳爲舜陵似也內外古栢陰森望之
鬱然駭視廟之外直南而下爲長坂老栢偃蹇夾坂而
下雖碑記毀於兵火莫詳所自立即孟子所謂卒於鳴
條之地也但閱歷綿遠風雨傾頽遂使聖跡鞠爲茂草

莫不興歎正德初里中貢士杜美協耆民王聰等相與具狀都御史何公告乞奏請修復及巡按御史江陰湯公相度計處以時歉暫止繼後四鄉人鳩材合力私相營建以舊殿狹小且二妃並御移爲寢宮別起正殿於前歇三轉五重簷迴廊中塑帝舜聖像袞冕黻裳恭己南面於上文武介冑侍立於側儼然吁咈一堂之氣象也時仲春二月率彼四鄰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安聖神饗獻旣通神人浹洽乃合辭懇請顯著石章竊惟帝德配天法施無窮治澤霑被萬世永賴非凡庶文字所能形容者惟帝建都具在蒲坂百歲殂落實葬此地

天之神必陟降在茲故廟貌尊崇祀典在所當舉不可
廢也記所謂葬於蒼梧先賢朱子以爲不見於經不可
盡信司馬溫公亦嘗謂舜旣薦禹豈復南巡謂學者信
傳而不信經元人碑記認爲四聖且語多錯雜鑿而去
之如此則虞舜之藏庶幾其明皇帝之澤庶有以賴矣
若夫崇正祀典大啟殿宇與堯禹湯三祠並盛於天地
間不敢不望於廟堂諸君子大贊徽猷焉

與李卓吾辯證舜陵書

徐 鑾

讀洞庭湘妃辯援引博而彈駁精大快人意今鳴條岡
卽在安邑舜陵亦在安邑以孟子卒於鳴條一言斷之

確乎無疑再考竹書紀年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陟
方岳三十三年夏后受命神宗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
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此本文也註云鳴條
有蒼梧山今海州註係沈約所述隱侯博而傍涉不盡
據經當由檀弓一語誤之史記及孔氏尙書傳疏皆本
檀弓宋孫奭孟子疏又本史記孫又引書傳云鳴條在
安邑之西而不能深辯今天下稱蒼梧者三粵西蒼梧
今梧州洞庭蒼梧今岳州鮑昭賦所謂南馳蒼梧也九
域志東海縣有蒼梧山今海州贛榆縣粵西舜祠無謂
已不待辯洞庭蒼梧之說至今牢不可破然宋陸均作

翼孟已曾疑之困學紀聞引呂氏春秋舜葬於紀以蒼
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以附會於呂覽及竹書注
海州之說愚以爲此亦穿鑿好異之見耳竹書文最古
縱有傳譌亦不出於漢儒之手據尙書五十載陟方似
總言舜受禪後遍陟方岳如竹書三十二年所云紀其
大政非必以陟方爲斷也九疑舜墓千古以來孰知其
處特衡岳舜所南巡今有舜祠理爲近之海州蒼梧山
記載幾湮絕無舜墓舜祠遺址豈有帝都冀方而身歿
乃葬於海僻一隅莒紀小國春秋時且爲附庸唐虞時
當甚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窮海

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惟孟子卒於鳴條與竹書四十九年帝居鳴條語合故當以孟子爲信矣又有帝王世紀一說有苗氏叛舜南征陟於鳴條殞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零陵謂之紀市此其無端牽合尤爲可笑虞書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卽在三十四年禹受命神宗之後與紀年所載無異越十五年而帝始陟敢於誕妄瓦棺殞葬乃周人以葬下殤者而以証帝制抑又誕矣禮經蒼梧一語或出漢儒且蒼梧旣無定名安知古鳴條之野不有以蒼梧號者山海經云蒼梧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卽今平陽則古

蒼梧卽鳴條地可爲一證如云楚之蒼梧則丹朱亦從舜南巡而葬此耶足下所述已詳已悉因尙有數種姑述所聞以共折時人三尺之喙若舜墓之說明則湘君湘夫人堯女舜妻之謬不攻自破矣

重修孔子廟記

薛瑄

皇明定有天下之初卽隆古聖王之學政設國子監郡縣學廟祀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及七十二子凡先儒之有功於聖門者亦皆從祀廟廡選師儒以育天下之英才由是學政大備於內外至列聖相承咸崇師道今天我皇上治協重光尤重敎事近年復申命憲臣分督天

下學政天順七年六月解州之安邑知縣事楊罄乃祇承上命蓋以孔子大成殿及廡門皆歲久圯剝弗治遂集匠役量工興事撤去棟宇之腐壞者悉易以美材蓋瓦亦埏埴堅緻以至繪采無不完飭又一新聖賢之肖像興役不亟不徐至是年八月訖工於是師生泊邑之耆庶雜然而言曰是役也實楊令祇若上命乃克有成緒不有所記何以示後遂來求辭將鑱諸石余惟學政之崇卑實關世道之隆替三代學政崇而世道固無間然漢唐歷代亦皆以能崇學政享國長久惟若秦之焚詩書廢學政其效可見我皇明建學純法隆古旣正聖